



本] 若櫻木虔 著
刘 峰 等译

环 恋

北阳出版社

环 恋

(日)若櫻木虔 著

刘 峰 马元龙 刘 野 译

羽 佳 校译

沈阳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守勋

装帧设计:阎意春

责任校对:张 燕

环 恋

〔日〕若樱木虔 著

刘峰 等译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辽宁省建平县印刷总厂书刊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144000

印张 6 1/2 印数 1—15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055—2/1·27 定价:2.00元

内 容 提 要

英俊潇洒的年轻侦探仓岗使天真活泼的少女百合一见钟情，仓岗却沉情于美丽善良的美穗，怜爱和追求使仓岗深陷迷茫之中……

仓岗受命破获校园女尸案，百合和美穗双双被此案牵连。追查凶手的共同努力将他们戏剧般地联系在一起。美穗施巧计安排了仓岗和百合成姻，百合如愿一偿，仓岗不舍地望着美穗走去……

小说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黑社会邪恶势力的残酷，赞美了纯洁的爱情和友谊。

44c06/04

上午，八点半钟……

东京杉并住宅区内一条僻静的街道上走着两个女高中生，两人的美貌不时招来行人的目光。

说她们是高中生，是因为她们身上穿着水兵衫，若是穿着便服，倒象是一个大学生领着一个初中生。

这种水兵衫，是此地一所颇有名气的私立学校——樱枫学院的校服。它的颜色和普通的水兵衫不同，并非普通的藏青色，而是以高雅的苔绿龟为基调。款式也很入时，丝毫没有战时水兵衫那种土气。

樱枫学院的经营者们在这身校服上是颇动了番脑筋的：既然是一所值得炫耀的名牌学校，那就应该让学生乐于穿着校服上学，而校服的款式也应不落俗套。这正好满足了妙龄女中学生的虚荣心，一下子便赢得了她们的喜爱，这就越发把樱枫学院推上了入学难度大，轻易进不去的高水平高中的地位。所以，在世人眼里这两位身穿樱枫学院校服的女高中生肯定都是聪慧伶俐的才女。

那个貌似成人的少女名叫立花美穗，如果换水兵衫，她一定

会被人认为是某所大学的女大学生。

象要极力证明自己的学识似的，美穗端正在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显得书生气十足。百合花般白皙的皮肤和略显忧郁的冰冷表情，再配这副眼镜，使面貌端正的美穗就象眼镜店里雇佣的模那样楚楚动人。

走在美穗旁边的少女叫黑川百合，与美穗正相反，长着一副娃娃脸，要不是穿着水兵衫，肯定会被人认为是个初中生，甚至是个小学生。

把稍稍卷曲的头发梳成马尾发式的百合，不光是那张娃娃脸，就是皮肤的颜色也和美穗形成鲜明的对照，被太阳晒成咖啡色，一看便知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女孩儿。

美穗和百合已经走到了离樱枫学院正门还有 5 分钟路程的地方。

这时，一个年龄看起来在 25 岁往上的青年从前方的叉道上走了出来。不知是觉得自己 1 米 80 以上个子过于高大，还是在想着什么心事，他走路时眼睛象是在盯着自己的脚尖，上身微向前倾，大跨度地运动着从绷紧的腰部伸展出来的两条长腿。

这个青年鼻梁笔直，给人以一种混血儿的感觉，浓眉大眼充满了野性，紧闭着双唇，浅黑色的皮肤，恍若《绅士俱乐部》杂志封面上的模特，这一切都是女性再喜爱不过的。

他刚一进入两位小女的视野，百合便发出一阵走了调的惊呼声，一下子拉过美穗的手。

“喂，快看啊！就是那个人，警视厅侦察一科的刑警！”

但美穗却显得无动于衷，毫无表情地将视线移向一旁。

“知道啦，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知道？美穗，你是怎么知道他的？”百合满面惊疑地反问

了一句。

百合的神情不由使美穗吃了一惊，她转过脸来瞅了瞅百合。不过美穗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变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目光中流露出轻蔑的神情。

“不是前几天你亲口告诉我的吗？”

“是我告诉你的？反正，那个人挺帅吧？和电视中的刑警一样……”

“嗯，也许是吧。”

美穗仍旧漫不经心，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句。可是对这个公子哥般的青年一见钟情的百合完全没有注意到美穗这种过于冷淡的态度。

那是发生在一个月以前的事情了：家住得不远的美穗和百合一直是结伴上学，可是那一天美穗患了感冒，向学校请了病假，所以就剩下百合一个人去学校。

百合就在那一天第一次看到了仓岗，而且一下子被他迷住了——别看百合貌似中学生，竟有如此心计——没有去学校，跟在仓岗的后面，一直跟到工作单位——警视厅，又从门岗那里打听到仓岗是专门负责侦破凶杀、抢劫之类恶性案件的侦察一科一刑警。

打那以后，美穗便几乎每天都能从百合的口中听到仓岗如何具有男性美、又怎样英俊漂亮的话语，简直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恰好在三个星期前，百合看到了远去的仓岗的背影，也象今天一样，发出一声走了调的惊呼。于是美穗知道了，那个人就是百合还不曾与之说过话的初恋对象。那天，美穗看到的只是仓岗的背影，从正面看到他这还是第一次，但是，看到百合那突然欣喜若狂的神态，她立刻便明白了，那就是仓岗。

然而，美穗虽然看上去是个成熟的少女，但却对男性丝毫不感兴趣，确切地说，是具有一种处女固有的洁癖，对男性的生理现象持有一种反感的心理。所以，她赶紧拉住百合的衣袖，想一走了之。

“我们走吧，不然要迟到了。”

“等等，美穗。着什么急呀，时间还早呢……”

“走吧，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就要迟到了。”

就在两人争执不休的时候，刚才还是若有所思的仓岗看见了她们，快步走上前来，就象是遇到了自己上司的令爱一样，不绝地恭维起来：

“这是立花美穗和黑川百合小姐吧？早晨好。”

听到素不相识的仓岗很熟悉地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美穗惊得几乎要跳起来。

“怎么，仓岗先生知道我的名字？”

“不，我不过是……”仓岗顿时窘得语无伦次起来，脸上就象长了冻疮似的红一块紫一块。“总之，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二位，总是令我倾倒。二位这是上学去吧？”

尽管对方是警视厅的现役刑警，但刚才那段令人肉麻的恭维还是引起了美穗的戒心，这大概是她的少女本能所致吧。

“是的，这是一目了然的。不过，您说无论什么时候见到我们，这么说您是经常看到我们了？”

“是的。我的公寓就在前面这条小胡同的尽里头。”说着，仓岗把头转向刚才走出来的那条胡同，并用手指了指。“早晨上班之前，我有好几次从公寓的窗户里看见二位打下边走过……”

就算是象说的那样，仓岗是从公寓的窗户里看见美穗和百

合的，可他居然连美穗和百合的姓名都知道，这事又该如何解释呢？不，岂止是无法解释，简直太不正常了！

“莫不是这个仓岗刑警看中了我们当中的一个，偷偷地跟踪到学校，利用职务上的方便，打着‘有不轨行为嫌疑的’旗号，调查出了我们的住址和姓名……”

警视厅的刑警在执勤时看上了某个美貌的女大学生，以巡查为借口进入其住所，将其强奸后勒死的案件也是有的。邻近的世田谷区就发生过这样的案件，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

说不定这个仓岗就是这样的人，他独身一人，内心里潜藏着一种郁闷和一种难以排泄的欲望，于是就以女高中生为对象，设法发泄止夜折磨着他的欲火。

如果真是这样可就糟了，后果不堪设想！不管怎么说，还是尽快结束这场谈话为好，美穗心里这样想着，又拉了拉百合的手。

“有话回头再说，我们要去上课了，再见。”

百合却生怕失去这一盼望已久的同仓岗接近的好机会，急忙拉过美穗的手。

“不，时间还早呢。这么说，仓岗先生一定工作很忙吧？”

听了百合的话，仓岗又有些得意起来，挺了挺胸脯，眉宇间挤出一丝笑意，急忙回答道：“哪里，谈不上很忙。对了，今天正赶上我休息，我们一块去开车兜风怎么样？”

仓岗说话时眼睛一直没离开美穗的脸，似乎在为自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而得意。

“好吗，美穗小姐？”

“噢，太好了！能和仓岗先生一起开车兜风，简直是太幸福了！”

百合脱口而出，高兴得连蹦带跳。

而美穗却顿觉身上一阵发冷，仿佛从仓岗口中传出一股热病的病毒，透过空气向自己袭来，浸入了自己身体的每一个关节。

美穗已从仓岗说话的口气上清楚地感到，仓岗的注意力并不在百合身上，他的所做所为是冲着自己的。美穗慌了，竭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颤慄，尽量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拒绝道：

“难得您的好意，可是不行。我和百合都在学习高中三年级的课程，正准备考大学，忙得很呢。”

听到这里，百合嗔怪地斜了美穗一眼，象是在说，你在胡诌些什么呀，然后急忙打住美穗的话头：

“美穗，你乱说些什么呀！仓岗先生这是在百忙之中特意来请我们去兜兜……”

突然，百合不说话了，用鼻子深深地闻了起来，接着又连打了几个喷嚏。

“不好，出事了！”

喷嚏过后，百合把书包往美穗怀里一扔，撩起裙子的下摆一溜烟儿地跑走了，把兜见的事扔在脑后。

“什么，出事了？”

仓岗满腹狐疑地膘了美穗一眼，又呆望着百合跑去的背影。

“谢天谢地，兜风的事总算岔过去了！”美穗不禁脱口而出。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跟去看看呀，你不是刑警吗？”

“可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这个你先别问。既然百合说出事了，那就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快点去看看吧！”

看到仓岗仍是无动于衷的样子，美穗只好不再理会他，独自

一个人追百合去了。

把沉沉的书包扔给美穗后，百合如释重负，迅跑如飞。

美穗背着两个人的书包追赶百合，累得气喘吁吁。果然不出她的所料，当她回头看时，仓岗已紧紧地跟了上来。

“美穗小姐，我帮你拿一个书包吧。”

“不必了，快去追百合吧。百合总是这样，一闻到出事的味道，如同子弹一样，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听到美穗的催促，仓岗先是一阵迟疑，然后撇开美穗飞快地追赶百合去了。

望着仓岗在街头转弯处消逝的背影，美穗边跑边想：“这么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美穗从幼儿园时代起就一直和百合在一起，对百合的性格特点了解得一清二楚。只要发生了意外事件，百合都能异乎寻常地感觉出来——就象刚才那样，鼻子发痒，忍不住使劲打喷嚏。

只要百合打喷嚏，附近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异常事件，其中包括事关人命的大事件。不过，百合感觉出来的也常常只是一些不足为奇的小事情，如野猫偷吃了鱼店门前的鱼啦，或者野狗咬了在儿童公园游艺的小孩啦，等等。

去年，正在主课的时候，百合突然高声喊道：

“老师，我要去上厕所！”还没等到老师许可，她便飞也似地跑出了教室。

樱枫学院虽说是所女子学校，但授课的老师却大部分是男性，当时百合班上任课的老师正好是一位刚毕业没几年的小伙子。假若真想上厕所，就算百合再调皮恐怕也不会这样不顾羞耻地大喊大叫。

果然，百合跑出教室后没去厕所，而是直奔学校附近的一所公寓。

那所公寓还没有改用天然气，而是使用煤气。有一套住宅因水壶使用不当引起了煤气漏气，致使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婴儿一氧化碳中毒，危在旦夕。百合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这套住宅，砸开窗户，及时地挽救了母子二人的性命。

从樱枫学院到那所公寓大楼，直线距离有 100 有米，不管有多么灵敏的嗅觉，恐怕也闻不到煤气味。为什么百合就能在课堂上觉察到煤气漏气，母子二人危在旦夕呢，这成为樱枫学院当时难于理解的怪事之一。

据美穗所知，就连百合本人也不清楚她为何能准确地觉察出事件发生。也许百合百分之九十九的脑细胞都是专门用于直感的吧。总之，自从煤气漏气事件发生后，百合便被冠以“神奇的百合”的绰号。

百合确实具有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特异功能，如发生火灾，她会比救火车先到火场，如有破室而入的强盗，她会比巡逻车先到现场，如有哪个人自杀，她会比救护车先去抢救。百合视这种异乎寻常的直觉比吃饭还重要，但比起令人陶醉的初恋来，她又会怎么办呢？

用百合自己的话讲，一顿两顿不吃饭没关系，反正也饿不死。但意外事件的发生则不同了，无论什么样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旦错过机会就难以换回了。所以，只要感觉到有事件发生，不管正在吃着什么样的美味佳肴，百合都会立即扔下碗筷，直奔出事地点。

对初恋的对象仓岗，百合恐怕也是这般想法：如果还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错过了交谈的机会，那当然是难以忍受的，但现

在既然连他的警视厅的刑警，名叫仓岗证明这些事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了，自然要另当别论。只要想见面，以后总会有机会的。

“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件吧？”想到这里，手拎两个大书包的美穗不由地放慢了脚步，朝着百合和仓岗消失的方向缓缓走去。

2

百合不顾一切地撤下美穗和仓岗，风风火火地赶去搜寻出事地点。

尽管百合有着不同凡响的神奇直觉，但她毕竟不同于那些被人们津津乐道而誉满全球的奇才，无法在脑海里清晰地透视出事件发生的准确地点。

“究竟在哪里呢……我确实感觉到了这附近要发生什么事情啊，”百合左顾右盼，放慢了脚步。

前方不远外一条新建的住宅小街被一小块菜地拦腰隔断，小街的对面好象是一家大企业的职工宿舍，并排矗立着几幢样式相同钢筋水泥结构建筑，形成一个住宅区。

绕了这么大的圈子跑到这里，上课的时间早就过了。能撇下一见钟情的仓岗不管而跑来搜寻事件发生地点，足见百合的好奇心之强烈。按照百合的想法，一两天不去上课，学校也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要是错过了发现事件的机会则是太遗憾了，况且这次好象还是一桩惊心动魄的大事件。

百合象行窃的小偷似的东张西望，悄悄地走进两幢住宅楼之间的小花园。

就在这一瞬间，从百合头上传来一声撕人心的女人的哀叫。百合不由地抬头向上望去，只见一个1岁左右的小孩儿踩着阳

台上的洗衣机正要爬过阳台的栏杆。那个失声叫喊的女人是小孩儿的母亲。

从屋里飞跑出来的母亲，惊慌失措地把手伸向阳台的栏杆，试图抱住小孩儿，不让他摔下去。但已经晚了。在母亲使劲伸过来的双手距离孩子还有几厘米远的时候，孩子脱离了栏杆，直向地面栽了下去。

“哎呀，不好了！”百合目测了一下小孩儿可能坠落的地点，奋力向那里扑过去。

就在这时，她被背后一个人猛地推了一把，一个筋斗栽倒到地上。

“谁？！干什么……”百合翻过身来刚要发火，却又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原来推倒她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喜欢的仓岗。

仓岗二话没说，几步赶到幼儿将要坠落的地点，伸开双手，准确地接住了落下的小孩儿。

“噢，接住了！”百合躺在地上，高兴地拍手欢呼起来。

也许是仓岗不曾料到小孩儿落下的冲力会有如此之大，虽说是接住了孩子，但身体却失去了平衡，一下子摔倒在百合身上。

“哎哟，对不起！”仓岗整个身子都压在了百合的身上，两人当时的姿势就象楼在一起接吻一样，而那得救的小孩儿则象是一片三明治，夹在他们中间。

“没什么，不要紧。”朝思暮想的仓岗一下子与自己挨得这么近，百合不由得一愣，瞬间忘却了周围的一切。“要是仓岗能亲我一下该多好啊……”

百合的痴情美梦很快就被打断了，夹在他们之间的小孩儿不知是被仓岗压疼了，还是从刚才的惊吓中清醒了过来，象被火

烧了似地嚎啕大哭起来。

仓岗惊慌失措，赶忙松开紧抱着小孩儿的手，在百合脸颊旁边支撑起身体，想要站进来。然而乱中生错，衣袖不知为何被百合身下的杜鹃花枝挂住了，怎么也拽不下来。

就在两人仍趴在一起的时候，小孩儿的母亲跑下楼来，脸色象死人一样灰白，毫无血色。

“谢谢。多亏你们了，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没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快看看小孩儿怎么样了。”

“啊，啊！”母亲忙不迭地答应着，象拨萝卜似地弯腰把夹在仓岗和百合之间的小孩儿抱了起来。

终于腾出两只手的仓岗，赶紧拽下挂在袖子上的杜鹃花枝，站起身来，然后伸手拉起百合。这时，小孩儿在母亲的怀里连蹬带踹，大哭不止。

“为了预防万一，还是快点儿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吧。虽说我想稳稳地接住孩子，但掉下来的冲力太大，难保不会摔坏了孩子的筋骨或脑袋……”

“是呀，我立刻就去医院，”孩子的母亲几次三番地向仓岗鞠躬致谢，然后一溜烟地跑开了。

3

拎着书包赶到住宅区的美穗，正好看到孩子的母亲从趴在一起的仓岗和百合之间抱起小孩儿。虽说慢了一步，没看到小孩儿摔下时的前后经过，但从孩子母亲和仓岗之间的谈话中，美穗还是清楚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走到正伸手掸掉沾在裤子上尘土的仓岗身旁。

“出了什么事，是小孩儿从阳台上掉下来了吗？”

“是的，美穗小姐。这完全是百合超乎寻常的灵感的功劳。我要立刻向警察署报告此事，以便马上办理表彰百合救人的手续。”仓岗象孩子似的掩饰不住此时愉快的心情。

一直兴奋万分地站在一旁的百合听到美穗的问话，又恢复了刚才跑过来时的表情，继续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什么。

“百合，怎么回事，还要出事吗？”

“可能吧，好象有些不对劲儿。我跑到这儿好象是为了另外的一件事……”在自己喜欢的仓岗面前，百合竟象不知羞耻的老太婆那样弯着腰，跟到处觅食的野狗一样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百合呀，真不知道事件和男朋友哪个对她更重要。”美穗嘀咕着扔下书包，跟在百合身后站进住宅区的停车场。

“当心点，百合。这种地方能出什么事呢。”

“嗯。请稍等一会儿……”

百合挨个察看停放在那里的轿车的座席。美穗回头一看，仓岗正站在约十来米远的停车场入口处向这边张望，那神情好象在盘算该不该跟过来看看。她知道仓岗迟疑不肯走过的原因，主要是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看成是如好奇的百合一样毛躁躁的小孩子。当然，对此美穗也有同感，但由于她从小就和百合形影不离，对百合神奇的举动早就习以为常了。

突然，百合发出一声变了音的尖叫，把美穗的注意力引回停车场。

“怎么了，百合？”

“有人被杀了！”

“什么！”

美穗顺着百合手指的方向一看，果然在一辆盖着车罩的轿

车下露出一双穿着皮鞋的脚。

这是一双美穗她们这些女高中生经常穿着的黑色平底皮鞋。看来藏在轿车下面的是一具女中学生的尸体。

美穗急忙转身呼喊仓岗。听到美穗的叫喊声后，仓岗文静的脸上立刻充满了警惕的神情，飞跑过来。

“有人被杀了？！”

“是的，就在这辆罩着的轿车下面。”

美穗站在仓岗身边，胆战心惊地向轿车下面望去。只见一个身着和美穗、百合同样水兵衫的少女僵卧在那里，脖子上勒着一条粗绳子，瞪视着一对白眼珠，好象喘不过气来似的，舌头长长地伸到嘴外，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看来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

“这显然是他杀！”

听了美穗的话，仓岗深深地喘了一口气，点点头，站了起来。

“确是他杀，应该赶快报案。”说着仓岗就要去打电话，突然又象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向美穗和百合转过身，“喂，你们二位千万别碰轿车和尸体。”

“当然，这些我们都懂。”

仓岗箭一般地跑出停车场的大门，直奔公路对面的公用电话亭。

这期间，美穗和百合几次弯下身子，试图辨认轿车下面的尸体。

“会是谁呢？从身上的水兵衫来看，她好象是我们樱枫学院的同学……”

“有可能，但车子下面太黑了，只能看到侧面，辨不清面孔。”